

语文范本
最具中学生人气
名家名作
广为文学界关注

纸上的江湖

南帆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纸上的江湖

南帆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的江湖/南帆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4. 8

(走进校园走近经典书系)

ISBN 978-7-5473-0666-6

I. ①纸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1661 号

纸上的江湖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53 千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666-6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52069798

走近经典：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

（代前言）

古 韜

经典化的概念应不应该与当代散文相衔接？这一问题涉及到时下文坛带有根本意味的分歧即“当代文学经典化究竟是不是伪命题”，所以，观点不同的论者很可能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回答。

而在我看来，提出当代文学经典化，其真正的意义，恐怕不是匆匆忙忙地给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贴标签，排座次，下断语；而是要确立一种标高，倡导一种追求，形成一种风气。这种标高、追求和风气，对作家而言是创作上的“取法乎上”；对社会而言是接受上的披沙拣金。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，把经典化概念引入当代散文，不仅是应该的，而且是必需的。

第一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当代散文依旧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，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。这突出表现为：一种透显着后现代意味的“全民写作”潮流，强势袭来且历久不衰。这一潮流尽管包含着现代散文所珍视的民间性、原生态、率真感和自由感，但同时也加剧了散文写作须警惕的杂芜感、粗鄙感、碎片化、极端化，乃至“去深度化”、“非艺术化”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代散文如何同“全民写作”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，进而撷英咀华，扬长避短，因势利导，优化自身，便成了一项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。

而要完成这项任务，无论精英散文家还是大众写作者，都需要付出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，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，便是坚持对经典的敬畏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经典意识与经典诉求。因为只有这样，色彩缭乱、音质嘈杂却又生机勃勃的“全民写作”，才有可能获得正确引领和有效提升，并最终聚集和呈显自身的正能量；也只有这样，当下的散文创作，才有可能面对无边的喧嚣与扰攘，保持一种精神言说所必需的清醒、睿智与高蹈，进而叩问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。

第二，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，散文的突出特征之一，是文体的边缘性和兼容性，即：它可以自我为圆心，同文史哲经诸领域几乎所有的现象与话题，作自由亦自然的融通与嫁接，从而直接准确地传递作家的所闻所见、所知所感和所思所悟。这种得天独厚的文体优势，决定了散文对于一个民族经典的生成，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。而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化元典大都以散文形式存在，恰好说明了这一点。从这样的背景和事实出发，今天的散文家在创作实践中，理应有一种“与史同行”的庄严感和责任感，理应多一点自觉的经典意识和执着的经典追求，也就是说，要尽其所能，增添笔下作品的经典品质和经典元素，使其形成走向经典的积极态势——毋庸讳言，对于绝大多数当代写作者而言，跻身未来的经典之林，只有小之又小的概率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放弃必成经典的盲目自信，也可以忽略谁是经典的无效纷争，只是绝对不能没有走近经典的虔诚态度。

对于当代散文来说，引入经典化概念既然理直气壮，势在必行，那么，如何把握经典化规律，推动经典化进程，便显得至关重要。有论者认为：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大浪淘沙，自然而然的过程。言外之意，文学经典会随着时间的

推移而自动呈现。这样的说法仿佛有些道理，只是一旦质之以中国散文经典生成的历史，即可发现，它把问题简单化、粗疏化了。事实上，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，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，或者正如西哲所言，是一种隐藏了权力关系的积极运作和话语表达。

不是吗？陶渊明的辞赋散文在作家生活的东晋就已传布，但此后数百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，它的名声远播得益于宋代苏东坡的鼎力褒扬。由此可见，作家与作品的经典化，与文坛巨擘的发现和推举大有关系。唐宋八大家固然久负盛名，只是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最终确立身份，却以明人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为标志，这分明告诉人们，优秀的选本是作家作品进入经典的又一重要路径。鲁迅的散文和杂文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经典，而在它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赞赏，无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它说明文学经典的出现，有时也需要体制和权力的扶持。史铁生的散文《我与地坛》，也许算得上离我们最近的经典或准经典。这篇作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赢得普遍的声誉，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它的一再进入各类校园，频频收入各种教材、教案与试题。这又形成一种启示：文学教育是散文成为经典的强大有力的推手……无须再作牯陈，仅凭上述，我们已经触到了散文走向经典的奥妙之门。

正因为如此，散文界应当悉心研究与经典化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，深入总结它们的特征、功能和作用，从而在走近经典的过程中，保持更多的洞彻、从容与自由。然而，必须指出的是，在散文经典化过程中，权力关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，固然是显著的、重要的，但终究不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。散文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，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之所以成为经

典，最终取决于其自身的品质——如果否定这一点，神圣的散文经典将失去应有的尊严，从而沦为可以任意炒作或“打造”的流行读物。

那么，什么是经典散文应当具备的品质？这无疑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。其中的难点不仅在于经典散文的命名是相对的；而且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常常见仁见智，相去甚远。这里，我只能依据自己的经典认知以及对经典散文的阅读，谈点简单概括的想法：一，经典散文的题旨和内容，无疑应该深深植根于民族和时代的生活与文化之中，应该积极反映或表现这个民族和时代的现实景观与精神风貌，由此构成一种历史镜鉴和社会良知；除此之外，它还必须超越具体的时空条件，去探究生命终极和人类发展，去寻找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，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开放性和召唤性。二，经典散文大都承载强健丰沛的人性内涵，善于表现复杂曲折的精神轨迹。其笔墨所致，可以照亮人性最幽深的洞穴，也能够触动人心最柔软的草滩。一部经典散文不啻于精彩细密而又变化有致的精神图谱，足以让世代读者感同身受，最终认识和提升自我。三，经典散文在“说什么”和“怎么说”两个方面，必须具有强劲的原创性。就前者而言，它应该有效地拓展人类的视野，同时为民族和时代提供崭新的视角与话题；依后者而论，它能够让读者惊异地发现，文章还可以这么写，进而领略表达的智慧 and 语言的美丽。而所有这些随着时光的推移，还会繁衍出新的言说主题和话语方式，直到无尽的将来。

在话语多元，选择多样，秩序重构的今天，走近经典是散文创作不可或缺的高端追求。尽管“吾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但“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，我们依然要朝着经典的高度攀援。

目 录

辛亥年的枪声 / 1
古老帝国的负痛挣扎 / 26
马克思之墓 / 31
超重的记忆 / 38
传媒·幽默·历史 / 49
瞬间的永久 / 64
神秘的机器 / 74
移动的倾诉 / 84
通天之梦 / 92
机器的神话 / 100
读数时代 / 106
快! / 116
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 / 125
阳台上的眺望 / 140
村庄笔记 / 145
四月一日扫墓记 / 164
与乞丐相遇 / 169
那时的电影 / 173

默契的朋友 / 177
七七级 / 182
记忆四川 / 195
天山脚下 / 201
寄给自己的明信片 / 208

围棋札记 / 221
心仪武宫 / 230
无限玄机 / 234
最轻最小的球 / 238
乒乓江湖 / 245
较真 / 260
钱 / 265
吃 / 274
家居四君子 / 277
魔术般的物质 / 282
台风记 / 289

纸上的江湖 / 297

说闲适 /	308
深夜不眠人 /	311
单眼皮 /	315
七尺之躯的空间 /	318
房价的豪赌 /	324
可扔之物 /	331
找个人一起老去 /	335

辛亥年的枪声

许多历史著作记载了辛亥年三月份广州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。那时的广州是搁在中国南部的一座发烫的活火山，革命家和志士仁人穿梭往来，气氛紧张诡异。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，总督衙门附近砰砰地响成一片，流弹嗖嗖地四处乱飞。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但是，大清王朝的历史已经被打出了许多窟窿。

一个敢于惊扰大清王朝的书生当场中弹就擒。林觉民，字意洞，24岁，福建闽侯人。如今人们只能见到一张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相片：林觉民眉拙眼重，表情执拗，中山装的领口系得紧紧的。他被一副镣铐锁住，当啷当啷地押进总督衙门的时候，这件中山装肯定已经多处撕裂，缠在手臂上作为记号的白毛巾也不知去向。腰上的枪伤剧痛锥心，林觉民还是心犹不甘地环目四顾。终于跨入了戒备森严的大门；然而，他是一个阶下囚而不是占领者。

时过境迁，不少人都可能表现出了不凡的历史洞见。哪怕仅仅提供三五十年的距离，历史的脉络就会蜿蜒浮现。反之，身陷历史的漩涡，种种重大的局势判断有些像轮盘赌。一种理论，几场骚乱，若干激动人心的口号，还有报纸、杂志和传单，这一切足够说明一个朝代即将土崩瓦解吗？然而，林觉民坚信不疑。他义无反顾

地将自己的生命押在这个结论之上——林觉民决定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拱翻一个王朝的江山。

不成功，便成仁，他完全明白代价是什么。起义前三天的夜晚，林觉民与同盟会的两个会员投宿香港的滨江楼。夜黑如墨，江畔虫吟时断时续。待到同屋的两个人酣然入眠之后，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。《秉父书》曰：“不孝儿觉民叩禀：父亲大人，儿死矣，惟累大人吃苦，弟妹缺衣食耳。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。大罪乞恕之。”搁笔仰天长叹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碎的是白发人；可是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，饱读圣贤书的嗣父分辨得出孰轻孰重。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写在一方手帕上：“意映卿卿如晤：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”这句话落在手帕上的时候，林觉民一定心酸难抑。孤灯摇曳，一声哽咽，两颊有泪如珠：“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阴间一鬼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，又恐汝不察吾衷，谓吾忍舍汝而死，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为汝言之。”《与妻书》1300余字，一气呵成，娟秀的小楷一笔不苟。两封信，通宵达旦，呕出了一腔的热血，内心一下子平静下来。生前身后的事俱已交割清楚，24岁的生命一夜之间完全成熟。

《秉父书》和《与妻书》是人生的断后文字。必须承认，相对于如此决绝的姿态，总督衙门的战役显得过于短促，甚至有些潦草。林觉民与同盟会员攻入督署，不料那儿已经人去楼空。他们打翻煤油灯点起了一把火，然后纷纷转身扑向军械局。大队人马刚刚涌到东辕门，一队清军横斜里截过来。激烈的巷战立即开始，子弹噗噗地打进土墙，碎屑四溅。突然，一发尖啸的子弹如同一只蝗虫飞过，啪地钉入林觉民的腰部。林觉民当即仆倒在地，随后又扶墙挣扎起来，举枪还击。枪战持续了一阵，林觉民终于力竭不支，慢

慢瘫在墙根。清军一拥而上，人头攒动之中有人飞报：抓到了一个穿中山装的美少年。

审讯常常是大规模骚乱的结局。要么统治者审问叛逆者，要么叛逆者审问统治者。现在，主持审讯的仍然是两广总督张鸣岐。林觉民和同盟会的人马抵达的时候，张鸣岐已经越墙而去。一种说法是，张鸣岐手脚利索，望风而逃，他抛下的老父张少堂和妻妾三人瑟缩于内室的一隅，哀声苦求饶命；另一种说法是，张鸣岐事先得到了细作的密报，督署仅是一幢空房子，四面伏兵重重，同盟会中了圈套。不管怎么说，骚乱并没有改变既定的格局。

当然，张鸣岐和林觉民共同明白，大堂上的吆喝、惊堂木、刑具以及声色俱厉的控告都已丧失了意义。身负镣铐的林觉民心怀必死之志。老父牵挂，娇妻倚门，24岁的人眼神清澈，步履轻盈，但是，林觉民还是坚定地往黄泉路上走去——那么多的福州乡亲已经在鬼门关那边等他了。半个月之前，林觉民潜回福州，召集一批福州的同盟会会员秘密赴粤。他们在台江码头分搭两艘夹板船抵马尾港，随后换乘轮船出闽江口，沿海岸线南下广州。总督衙门一役，殒命的福州乡亲多达二十余人。林觉民深为敬重的林文已经先走了一步。东辕门遭遇战，林文企图策反李准部下。手执号筒的林文挺身而出，带有福州腔的国语向对方高喊“共除异族，恢复汉疆”，应声而至的是一枚刻薄的子弹。子弹正中脑门，脑浆如注，立刻毙命。冯超骧，“水师兵团围数重，身被十余创，犹左弹右枪，力战而死”；刘元栋，“吼怒猛扑，所向摧破，敌惊为军神，望而却走，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，血流满面，移时而绝。”还有方声洞，也是福州闽侯人，同盟会的福建部长，曾经习医数载，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：“义师起，军医必不可缺，则吾于此亦有微长，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”，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，随后孤身被

围，“数枪环攻而死”。林尹民，陈更新，陈与燊，陈可钧，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，他们或者尸横疆场，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戮，林觉民又怎么可能独自苟活于天地之间？

想用囚犯的演说打动审讯者，这无异于与虎谋皮。但是，林觉民的灼灼目光与慷慨陈词还是震撼了在座的清军水师提督李准。世界形势，清朝的朽败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事业，林觉民血脉贲张，嗓门嘶哑，激烈的手势将身上的镣铐震得当啷啷地响。即使是一介武夫，李准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林觉民身上逼人的英气。他挥手招来了衙役，解除镣铐，摆上座位，笔墨侍候。林觉民揉了揉僵硬的手腕，坦然地坐下，挥毫疾书，墨迹淋漓飞溅。刚刚写满一张纸，李准立即趋前取走，转身捧给张鸣岐阅读。大清王朝呼啦啦如大厦将倾，蝼蚁般的草民茫然如痴，革命者铤而走险，拳拳之心谁人能解？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，一把扯开了衣襟，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。一口痰涌了上来，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。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，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。

目睹这一切，张鸣岐俯身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：“惜哉！此人面貌如玉，肝肠如铁，心地如雪，真奇男子也。”幕僚哈腰低语：“确是国家的精华。大帅是否要成全他？”张鸣岐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：“这种人留给革命党，岂不是为虎添翼？杀！”

命运的枷锁并没有打开。

林觉民被押回狱中，从此滴水不肯入口。数日之后，一发受命于张鸣岐的子弹迫不及待地蹦出枪膛，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心脏。刑场传来的消息说，就义之际，林觉民面不改色，俯仰自如。林觉民死后葬于广州的黄花岗荒丘，一共有七十二个起义的死难者埋在这里。风和日熙，黄花纷纷扬扬，漫山遍野；阴雨绵绵，那就是七十二个鬼魂相聚的时节。坟茔之间啾啾鬼鸣，议论的仍然是国事

天下事。

五个多月之后,也就是辛亥年九月,公历 1911 年 10 月,武昌起义成功。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,民国成立。

二

即使是结识历史人物,也是需要缘分的。

我长期居住在福州,几度搬家,每一处新居距离林觉民纪念馆都没有超过一公里。尽管如此,我对于这个人物从未产生兴趣。纪念馆是清代中叶的建筑,朱门,灰瓦,曲线山墙,三进院落。附近的高楼鳞次栉比,纪念馆还能在玻璃幕墙之间坚守多久?我对这一幢建筑物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它的主人。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进入我的视野:一个仅仅活了 24 年的人有什么资格占有一个偌大的纪念馆?现在,历史已经被一大批骚人墨客调弄成下酒菜。他们或者钟情于帝王及其皇宫里的金枝玉叶,或者努力修补富商大贾的家谱。林觉民这种“拼命三郎”式的革命家显然太没有情趣。可是,在我 48 岁的时候,那个仅仅活了 24 年的人突然闪出了历史著作站到跟前。林觉民这个名字鬼魅般地撞开了我的意识大门,种种情节呼啸着在脑子里横冲直撞,令人精神亢奋,夜不能寐。

生当人杰,死亦鬼雄,我终于从福州的子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掷地有声的性格。

福州是东海之滨的一个中型城市,两江穿城,三山鼎立,长髯飘拂的大榕树冠盖如云。这里气候温润,物产富庶,江边的码头人声如沸,鱼虾的腥味随风荡漾;市区小巷纵横,炊烟弥漫于起伏错落的瓦顶之上。历史记载证明,福州人的祖先多半来自北方的中原。魏晋时期开始,北方的中原烽火连天,一些富庶的名门望族扶

老携幼仓皇南逃,其中一部分陆续落脚在这里。可以想象,这些逃跑者的后代性情温和,血液的沸点很高,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破门而出。据说福州许多女人的日子很惬意。她们戴着满头的卷发器到菜市场指指点点,身后自然有一个拎菜篮的男人跟上付账。另一种更为夸张的说法是,这些男人连涮马桶、倒夜壶也得亲自动手。总之,这些男人的骨头软,胸无大志,撑不起历史的顶梁柱。我在这个城市的一条巷子里长大,打架毁墙揭瓦片无所不为,但是,这种市井无赖的形象无助于证明福州男人的高大。现在,林觉民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这个城市的漫长历史。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,福州也有这等顶天立地的好汉。我母亲也姓林,一样的闽侯人,我或许可以大胆地将林觉民视为母亲这个谱系的一个先辈。

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。相形之下,福州人似乎有些心虚。为什么他们享受不到这种美誉?肯定存在某种偏见。当年林觉民从福州召集了一批乡亲赴粤,他们多半刚烈豪爽,精通拳棒。这些人的种子仍然撒在福州的肥沃土地上。他们的后裔常常四处奔走,抡起一对拳头打遍天下不平事。不少人通过不正规的渠道踏入日本岛国,或者漂洋过海来到美国。他们隐居在东京和纽约的唐人街,只听得懂乡音而不谙日语和英语。某些时候,他们会突然出现在街头,挥拳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或者美国佬打得鼻青眼肿。美国的警车冲入唐人街哇哇乱叫,回答他们的一概是福州话。据说,纽约的警察局贴出了一条广告:招募懂得福州方言的警察。当然,我不愿意人们将我的乡亲想象成一伙莽汉。我的另一些乡亲文采斐然。牺牲在东辕门的林文工诗文,音节悲壮,沉郁顿挫:“极目中原事,干戈久未安。豺狼当道路,刀俎尽衣冠。大地秦关险,秋风易水寒。《雪花歌》一曲,听罢泪漫漫。”如果不是用福州方言诵读,人们肯定会将作者想象成一个关西大汉。

我常常思考,问题是不是就出在福州方言之上?语言学家可以证明,福州方言恰恰是来自中原的古汉语。那些南迁的名门望族带来了中原的口音,福州方言之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古汉语用法。这些口音捂在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,渐渐与北方中原割断了联系而成为方言。然而,自从中原文化被视为正统之后,方言似乎就是蛮夷之地的鸟语。福州方言多降调,而且保存了许多古汉语的入声,听起来叽里咕噜的一片。北京人说起话来抑扬顿挫,连骂娘的节奏都格外舒缓。他们的言辞之中可以加入那么多的“儿”化,福州人常常觉得自己的舌头笨得不行。即使是能言善辩的福州大佬,遇到一口标准的京腔就像剥了衣服似地自惭形秽。我的想象之中,高大的英雄总是屹立在远处,嘴里肯定不会冒出土气呛人的方言。福州出过另一个大人物林则徐。道光年间,林则徐用漏风的国语命令:给我烧了!于是,虎门的鸦片烧成了一片火海;林则徐又用漏风的国语下达命令:抬出大炮!炮台上的大炮昂起头来,军舰上的英军相顾失色。所以,林则徐林文忠公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,举世公认。尽管如此,福州还是有许多段子编排林则徐口音不准的小故事。这时的林则徐不是朝廷的钦差大臣,他只是福州人的乡亲,是我们祖上的一个可爱的老爷子。

林觉民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。他20岁的时候东渡日本留学。谙熟日语之外,他还懂得英语和德语。林觉民比鲁迅小六岁,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,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。我的心目中,林觉民的形象将英雄与乡亲有机地统一起来。

三

辛亥年三月份广州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夹在厚厚的历史著作